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22年6月13日至7月8日

议程项目2和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对每个女童切实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的 影响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7/5 号决议编写。在报告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述及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对女童享有受教育权的影响，并述及女童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障碍。此外，高级专员概述各国设法克服这些挑战和障碍以及联合国人权机制在这方面提供的支持的情况。最后，高级专员就 COVID-19 应对举措和复苏过程中保护女童，促进女童享有受教育权提出一些建议。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一. 引言

1. 人权理事会在第 47/5 号决议中认识到，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引发了一场全球学习危机，这场危机可能使几十年来取得的进展出现逆转，并加重所有女童¹在切实平等享有受教育权方面面临的障碍。理事会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征求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意见的前提下，编写一份关于 COVID-19 疫情对每个女童切实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的影响的报告，提交理事会第五十届会议。

2. 为编写本报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请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投入。高专办共收到 42 份材料，在编写本报告过程中利用了这些材料。这些材料已经张贴在高专办网站。²此外，高专办还借助了一些研究。

二. COVID-19 疫情对女童受教育权的影响

3. 正如人权理事会所承认的，受教育权是一项有乘数效应的权利，可使所有妇女和女童能够伸张自己的人权，包括参与公共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充分、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影响社会的决策进程的权利。³受教育权，包括每个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在国际人权法之下得到普遍确认和保障，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组成部分。⁴

4. COVID-19 疫情之前，世界许多地方女童和男童在受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正在缩小。⁵然而，疫情使几十年来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方面取得的进展出现逆转。受教育权特别报告员在 2020 年指出，教育中的结构性歧视在危机期间十分突出，最为脆弱和边缘化人士受到的影响极大。⁶

5. 根据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女童和妇女受教育权的第 36(2017)号一般性建议，⁷本报告采用受教育权、教育中的权利和教育促进权利这一由三部分组成的框架。

¹ 依照第 47/5 号决议，本报告侧重女童，即 18 岁以下的人。因此，本报告对高等教育的提及有限。

² 提交方同意公布的材料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calls-input/call-input-report-impact-covid-19-pandemic-realization-equal-enjoyment>。

³ 人权理事会第 47/5 号决议。

⁴ 关于受教育权的规范和政策框架概述，见 [A/HRC/47/56](#)。

⁵ The World Bank, “School enrolment, primary and secondary (gross), gender parity index (GPI)”, DataBank (accessed 6 Ma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E.ENR.PRIM.FM.ZS>; and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UNESCO), *Gender Report: a New Generation: 25 Years of Efforts for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Paris, 2020), p. 1.

⁶ [A/HRC/44/39](#); 关于疫情之前就存在的女童对受教育权的享有所面临的挑战和障碍，还见 [A/HRC/35/11](#)。

⁷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表示，这一由三部分组成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受教育权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1999/49](#))中阐述的关于学校的可提供性、可获得性、可接受性和可调适性的框架。该框架也反映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受教育权的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1999 年)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包容性教育权的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中，对框架各要素的强调略有不同。

A. 受教育权

6.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认为，受教育权需要具备物质、技术和经济条件，还需要在没有文化障碍和歧视的前提下接受教育。受教育权包括提供适足的基础设施满足女童和妇女的需求，还包括女童和妇女平等参与各级教育。⁸

1. 不歧视

7. 在世界各地，先前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似乎已经影响到了儿童在学校停课期间和之后接受教育、坚持学习和进步的能力。⁹ 在某些情况下，除了基于性别的不平等，基于其他因素的不平等可能更为明显。例如，许多国家都存在极大的地域差异以及社会经济不平等。¹⁰

8. 新数据表明，疫情对女童和男童享有受教育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往往是在不同的背景下。性别对教育的影响也可能因国家而异。¹¹ 然而，面临多重和交叉形式的歧视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的女童很可能被落在了最后面。例如，在中东和北非国家，尽管在疫情期间女童被剥夺学习机会的情况比男童少，¹² 但贫困家庭的女童似乎面临更高的风险。这些人包括难民女童和流离失所女童，她们面临更大的风险，包括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等，¹³ 这会对她们的教育产生不利影响。

2. 物质条件

9. 物质条件是指提供足够数量、可安全利用的有效教育机构和方案。¹⁴ 随着向远程学习的急剧转变，大规模和长期的学校停课严重影响了学生对教育机构和方案的利用。

10. COVID-19 疫情发生之后，学校停课，190 多个国家将近 16 亿学生因此而受到影响。¹⁵ 一些国家的学校停课了整整一年以上。¹⁶ 尽管各国设法通过转向远程学习来继续提供教育，但许多儿童无法利用任何形式的学习方法，无法获取

⁸ 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

⁹ [A/HRC/44/39](#)。

¹⁰ The World Bank, UNESCO and UNICEF, *The State of the Global Education Crisis: a Path to Recovery* (Washington, D.C., Paris and New York, 2021)。

¹¹ UNESCO, *When Schools Shut: Gendered Impacts of COVID-19 School Closures* (Paris, 2021), p. 14; The World Bank, UNESCO and UNICEF, *The State of the Global Education Crisis* (Washington, D.C., Paris and New York, 2021), p. 19。

¹² UNESCO, UNICEF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al Office and the World Bank, *COVID-19 Learning Losses: Rebuilding Quality Learning for All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aris, Amman and Washington, D.C., 2021), p. 42。

¹³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 and UNICEF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al Office, “Child marriage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analysis of trends, programming an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airo and Amman, 2021), pp. 15–16。

¹⁴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第 29 段。

¹⁵ UNESCO, *When Schools Shut* (Paris, 2021), p. 19。

¹⁶ UNESCO, “Education: from disruption to recovery”, *Global Monitoring of School Closures* (accessed 13 April 2022). Available at <https://en.unesco.org/covid19/educationresponse#schoolclosures>。

教材，也得不到教师的支持。¹⁷ 人们对相当大的学习损失感到关切，一些儿童辍学或不再想进一步求学。¹⁸

11. 以往传染病爆发——例如 2014 年埃博拉病毒病危机——的情况表明，与男童相比，女童永久辍学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更不容易返校。¹⁹ 这种性别差异的形态似乎出现在 COVID-19 学校停课的数据中。²⁰ 然而，由于分类数据缺乏，难以准确了解疫情对儿童的性别影响。最受排斥的儿童群体，包括面临多重和交叉形式歧视的女童的状况更难评估，因为这些儿童被排除在数据收集之外。²¹

12. 今天，多数国家都已经复课，同时实施卫生和安全规程和疫苗接种方案。然而，学校，特别是以少数群体或土著人为主的贫困地区的学校，可能没有足够的条件来预防 COVID-19 感染。²² 这些缺陷，包括自来水和卫生设施、洗手肥皂和消毒剂供应、适当的呼吸设备和口罩等卫生和安全措施不足，可能会给学生返校造成困难。

13. 疫情期间学校停课对学前教育造成了极大影响。错过接受学前教育和交往的机会，可能会对儿童特别是面临交叉形式歧视的儿童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同时还会使他们的成长和为接受初等教育的准备受到限制。一项研究发现，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2 月，196 个国家共有 1.67 亿儿童无法接受幼儿保育和教育服务，而且学前教育在复课时最不可能得到优先考虑。²³ 在对入学率进行性别分析的国家，还观察到了性别格局。例如，在墨西哥，女童在学前教育和小学中的失学率较高，而男童则在中等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失学率较高。²⁴ 这对女童来说是一个尤其令人担忧的问题，因为女童从未入学的可能性要高于男童。²⁵

14. 小学和中学的女童和男童都面临学习损失和辍学的风险，但两者所处背景往往不同。²⁶ 例如，一些男童可能不得不首先帮助家庭开展创收活动，而一些女童可能承受繁重的无偿照料工作负担或性剥削。²⁷

¹⁷ 马拉拉基金(Malala Fund)提交的材料，p. 2；以及 UNICEF, “Issue Brief: COVID-19 and girls’ education in East Asia and Pacific” (October 2020), p. 5.

¹⁸ The World Bank, UNESCO and UNICEF, *The State of the Global Education Crisis* (Washington, D.C., Paris and New York, 2021), pp. 9–10.

¹⁹ Malala Fund, “Girls’ education and COVID-19: what past shocks can teach us about mitigating the impact of pandemics” (2020), pp. 2 and 4.

²⁰ UNESCO, *When Schools Shut* (Paris, 2021), p. 40.

²¹ 例如，见巴西民间社会组织联合提交的材料。

²² 同上。

²³ The World Bank, UNESCO and UNICEF, *The State of the Global Education Crisis* (Washington, D.C., Paris and New York, 2021), p. 24.

²⁴ 墨西哥提交的材料。

²⁵ UNESCO, *Gender Report: a New Generation* (Paris, 2020), p. 9.

²⁶ The World Bank, UNESCO and UNICEF, *The State of the Global Education Crisis* (Washington, D.C., Paris and New York, 2021).

²⁷ UNESCO, *When Schools Shut* (Paris, 2021).

15.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后果，需要进一步收集和分析按性别分列的数据，以确定在特定的国家背景下，女童和男童何时面临更高的失学风险，以及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

16. 由于早孕、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女童还可能面临独特的辍学风险。²⁸ 现在为时尚早，难以准确了解疫情的影响，目前出现的数据的结果也是喜忧参半。²⁹ 然而，在一些国家，在学校停课期间，已经观察到早孕、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现象的增多。³⁰

17. 由于无法适应远程学习，加上家中缺乏适当的练习空间，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也受到相当大的干扰。³¹ 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往往是因怀孕或养育子女等原因³² 而无法进入中小学学习或辍学的学生继续学习并获得谋生和职业技能的少数途径之一。

3. 技术条件

18. 随着学校停课，为确保教育的连续性，许多国家转而采用远程教学方式。低收入国家主要采用广播教学方式，而中高收入国家则主要依赖电视和数字媒体。³³ 在疫情之前，人们已经认识到，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教育可以为接受常规形式教育的机会有限的女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³⁴ 然而，性别和经济地位或地理位置等其他因素造成的数字鸿沟使许多女童无法利用远程学习机会。

19. 由于使用互联网设备的机会有限，缺乏数字技能以及存在歧视性的性别规范和成见，女童难以参与数字远程学习。³⁵ 从全球来看，妇女和女童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比男子和男童少 12.5%，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数字性别鸿沟仍在扩大。³⁶ 2021 年对五个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8%的男性受访者

²⁸ J.P. Azevedo and others, *Simulating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COVID-19 School Closures on Schooling and Learning Outcomes: a Set of Global Estimates* (World Bank Group, 2020), pp. 20–21.

²⁹ UNESCO, *When Schools Shut* (Paris, 2021), pp. 14 and 24.

³⁰ World Vision, “COVID-19 aftershocks: access denied: teenage pregnancy threatens to block a million girls across sub-Saharan Africa from returning to school” (2020).

³¹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student equity and inclusion: supporting vulnerable students during school closures and school re-openings”, Policy Brief (2020) (accessed 14 April 2022). 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意见，见哥斯达黎加和菲律宾(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³²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可能是怀孕少女和未成年母亲继续接受教育的首选办法。例如，见 Plan International, “Listen to us: adolescent girls in North West South West Cameroon on conflict and COVID-19” (Surrey,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2021)。

³³ UNICEF, “COVID-19: are children able to continue learning during school closures? A global analysis of the potential reach of remote learning policies using data from 100 countries”, Factsheet (New York, 2020).

³⁴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第 33 段。

³⁵ UNESCO, *When Schools Shut* (Paris, 2021), pp. 36–39.

³⁶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Bridging the gender divide”, updated July 2021 (accessed 19 Februar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itu.int/en/mediacentre/backgrounders/Pages/bridging-the-gender-divide.aspx>.

总能上网帮助学习，而女性受访者的这一比例为 15%。³⁷ 女童接触设备的机会也更加有限。在中低收入国家，男童拥有手机的可能性是女童的 1.5 倍，拥有可以上网的智能手机的可能性是女童的 1.8 倍。³⁸

20. 许多国家还通过电视和广播授课。然而，在用电和/或收看电视、收听广播方面有困难的家庭仍然无法充分利用远程学习机会。此外，一些研究发现，在家中电视或收音机并不自动意味着积极使用此类设备进行远程学习。³⁹

21. 除了获取使用技术，远程学习还需要一个适当的家庭环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经合组织国家，9% 的 15 岁学生在家中没有安静的学习场所。对于属于边缘化群体的学生，如生活在营地或拥挤家庭中的移民和罗姆学生来说，这种困难尤为严重。⁴⁰

22. 同样，由于家中成年人的照看和支持缺乏，学习者特别是学龄前儿童或小学生的教育质量下降。⁴¹ 从全球来看，家庭为在家学习提供支持对处于经济和社会边缘化境地的家庭来说尤其困难，原因是此种家庭的父母的教育程度较低，而且他们提供此种支持的时间有限。⁴²

4. 经济条件

23. 转而采用远程学习方式往往使受教育成本上升，并使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受到排除。连接互联网所需的设备价格昂贵，无力负担的学习者落在后面。⁴³ 此外，访问互联网数据的费用对于许多学习者来说高得惊人。⁴⁴

24. 从学生负担得起的学校类型来看，接受优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也可能有所增加。在疫情之前，一些学生可能已经因为经济能力而被隔离，与在付费学校上学的学生相比，在免费公立学校上学的学生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机会较为有限。⁴⁵ 这些关切在疫情期间可能加重，例如，在这一时期，高收入家庭可能会将子女转到私立学校，因为在某些地方，私立学校可提供更安全、更好的学习环境。⁴⁶ 而与此同时，一些主要招收低收入家庭学生的低成本私立学校因财政压力而

³⁷ MIET Africa,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Adolescents and Young People in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Region* (Durban, South Africa, 2021), p. 46 (figure 14).

³⁸ Girl Effect and Vodafone Foundation, *Real Girls, Real Lives, Connected* (2018), p. 4.

³⁹ The World Bank, UNESCO and UNICEF, *The State of the Global Education Crisis* (Washington, D.C., Paris and New York, 2021), pp. 9 and 23.

⁴⁰ OECD,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student equity and inclusion” (2020) (accessed 14 April 2022).

⁴¹ 例如，见肯尼亚(公共服务、性别、老年人事务和特别方案部)、Plan International、菲律宾(人权委员会)以及斯洛伐克国家人权中心提交的材料。

⁴² The World Bank, UNESCO and UNICEF, *The State of the Global Education Crisis* (Washington, D.C., Paris and New York, 2021), p. 20.

⁴³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提交的材料。

⁴⁴ Girl Effect and Vodafone Foundation, *Real Girls, Real Lives, Connected* (2018), p. 8. 例如，还见危地马拉提交的材料。

⁴⁵ 见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和法律资源中心提交的材料。

⁴⁶ Tareena Musaddiq and others, “The pandemic’s effect on demand for public schools, homeschooling and private schools”, Working Pap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21).

关闭。私立学校的学生因此转至公立学校，使公立学校的现有能力捉襟见肘，并使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⁴⁷

25. 在筹划复苏时，还存在教育投资不足的可能性，这将扩大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教育差异。为应对卫生危机，一些国家实施了大规模刺激计划，但分配给教育和培训部门的资源有限。截至 2021 年 6 月，划拨给教育和培训部门的资金不到全球一揽子刺激计划的 3%，97% 的资金由高收入国家投入。⁴⁸

5. 文化障碍

26. 学校停课期间对家庭支助的依赖可能会强化家庭和社区已经存在的歧视性性别观念。在一些国家，男童在家庭中得到的养育和经济支助多于女童。⁴⁹ 尽管设备费用和互联网数据费用是女童和男童进行远程学习面临的主要障碍，但一项对 25 个国家进行的研究发现，就女童使用移动电话方面的障碍而言，父母的安全关切这一障碍要大于费用障碍。⁵⁰ 另一项研究发现，有些社区禁止或不鼓励妇女和女童上网，因为上网被认为是不道德的。⁵¹

27. 同样，女童承担了更多无酬照料工作。在学校停课期间，女童和男童，特别是受到经济冲击的家庭的男童和女童，被要求花更多的时间帮助家庭，并在保证学习时间方面面临困难。⁵² 然而，一项全球调查发现，虽然男童比女童更有可能参与童工劳动，但由于女童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更长，男童比女童有更多的时间玩耍和学习。⁵³

B. 教育中的权利

28. 教育中的权利旨在促进教育中的实质性性别平等。确保教育中的权利要求学校环境包括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方面的性别平等。为此还需要创造一种环境，使女童能够争取实现自决和自我实现的目标，包括免受暴力侵害。⁵⁴

29. 由于突然停课，许多国家的学校在远程教学方法及其评估和评价方面普遍准备不足。⁵⁵ 尽管主管机构、学校和教师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这些挑战可能影响到了远程学习的质量和包容性。如果学校继续停课或重新停课，或者如果远程

⁴⁷ Andaleeb Alam and Priyamvada Tiwari, “Implications of COVID-19 for low-cost private schools”, Issue Brief No. 8 (UNICEF, 2021); and [A/HRC/44/39](#), para. 72.

⁴⁸ The World Bank, UNESCO and UNICEF, *The State of the Global Education Crisis* (Washington, D.C., Paris and New York, 2021), p. 30.

⁴⁹ 例如，见 Malala Fund, “Girls’ education and COVID-19 in Nigeria” (2020), p. 15。

⁵⁰ Girl Effect and Vodafone Foundation, *Real Girls, Real Lives, Connected* (2018), p. 8. Groupe Spéciale Mobile (GSM) Association 在世界各地观察到相同的趋势：见 *Connected Women: the Mobile Gender Gap Report 2020* (London, GSM Association, 2020), p. 3。

⁵¹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gender digital divide primer” (2020), p. 4.

⁵² UNESCO, *When Schools Shut* (Paris, 2021).

⁵³ Save the Children International, *Protect a Generation: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Children’s Lives* (London, 2020), p. 73.

⁵⁴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第 56 段。

⁵⁵ 例如，见哥斯达黎加和肯尼亚(公共服务、性别、老年人事务和特别方案部)提交的材料。

教育被纳入正规教育，对远程教育的质量包括教育中权利和通过教育促进的权利的方面进行监测，将至关重要。还应当仔细评估远程学习与现场面对面教学相比存在的局限性，⁵⁶ 因为停课的成本可能超过益处。⁵⁷

30. 学校不仅是学习的场所，也是提供基本服务的场所。这些服务包括保护和心理支持，包括免受暴力侵害；保健服务，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心理健康服务；以及为学生及其家庭的粮食和营养安全提供支持的学校供餐方案等。学校还是交往和玩耍的场所，交往和玩耍对学生的充分发展和福祉来说是必需的。⁵⁸ 由于停课，儿童无法利用这些附加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对于女童享有教育中的权利来说至关重要。

31. 关于 COVID-19 疫情对儿童遭受暴力侵害的风险及其性别型态的影响，现有证据仍然有限。一些现有数据表明，男童和女童遭受暴力侵害的风险的型态不同。关于 COVID-19 造成的学校停课对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网络欺凌和网上性别暴力包括性暴力和性剥削现象的增加的影响，调查结果好坏不一。⁵⁹

32. 然而，以往的经验表明，学校停课，加上封控和隔离措施，可能会使女童在家中和社区面临独特的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的风险。在若干国家，基于性别的暴力，包括性暴力和剥削以及在线和离线欺凌女童和男童现象增多。⁶⁰

33. 学校往往在发现儿童在家中遭受暴力侵害和虐待迹象，以及将暴力案件提交主管机构和/或支助服务部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无法获得这些服务和支持可能使对女童的保护减少，从而使其易受包括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在内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⁶¹

34. 基于科学证据和人权标准并与儿童一起开发的适合年龄、全面和包容性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教育，应成为学校必修课程的一部分，并应覆盖失学儿童。⁶² 在学校停课期间观察到的不足之一，是这种教育的接受不再受到重视，这可能使女童更容易早孕和意外怀孕、感染性传播疾病，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⁶³ 反过来，禁止怀孕或有子女的女童上学的法律、政策或做法的存在，污名化以及对儿童照料和生计的支持缺乏等，可能会使女童在学校复课后无法继续上学和返校。⁶⁴

⁵⁶ A/HRC/44/39, 第 39 段和第 47 段。

⁵⁷ The World Bank, UNESCO and UNICEF, *The State of the Global Education Crisis* (Washington, D.C., Paris and New York, 2021), pp. 6 and 41.

⁵⁸ 同上, p. 7 and pp. 26–27.

⁵⁹ UNESCO, *When Schools Shut* (Paris, 2021), pp. 14, 27, 44 and 47–51.

⁶⁰ 同上, p.47; 以及 UNICEF, “COVID-19 and girls’ education in East Asia and Pacific”, Issue Brief (October 2020), p. 3.

⁶¹ UNESCO, *When Schools Shut* (Paris, 2021), pp. 47–48.

⁶²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在青春期落实儿童权利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还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的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建议(2017 年)；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包容性教育权利的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以及 A/HRC/35/11, 第 37 段。

⁶³ UNESCO, *When Schools Shut* (Paris, 2021), pp. 27 and 46.

⁶⁴ 见肯尼亚(公共服务、性别、老年人事务和特别方案部)提交的材料。

35. 男童无法获得全面的性教育也可能对性别平等产生不利影响。男童可能无法将以所有性别间关系平等为基础的积极的性别规范内在化——这种规范可以切断暴力循环，也无法了解男女平等享有权利的重要性。⁶⁵

36. 学校也是学生进行交往并从其他学生和老师那里获得情感支持的地方。大量研究记录到了 COVID-19 学校停课期间出现的不良心理健康后果，学生集中注意力和学习的能力因此受到阻碍，这些后果还会产生更广泛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情况下，女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往往要比男童差。研究还表明，LGBTIQ+学生，包括女童在内，本来已经由于疫情之前的家庭和学校暴力背景而变得极为脆弱，面临更多的孤立和焦虑，学校教师和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支持中断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⁶⁶

37. 享受休闲和从事运动及利用相关空间的权利受到干扰，可能对女童的健康及其学习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学校为体育锻炼和玩耍提供空间。有记录显示，运动减少，使用屏幕的时间增加(娱乐方面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中高收入国家。同样，学校供餐方案可为儿童获得充足的食物和营养提供支持，还可鼓励家庭送女童上学。⁶⁷

38. 学校还可以提供有关经期健康的信息和支持，包括经期卫生管理用品。⁶⁸ 在学校无法使用经期卫生材料和适当的卫生设施，往往会使女童缺课，导致学习成绩差或辍学。⁶⁹ 由于行动限制、供应链中断和家庭面临经济制约，女童在疫情期间购买月经用品方面可能面临遇到困难。残疾女童面临的障碍更大。⁷⁰ 总体而言，管理经期健康的手段缺乏会使女童在返校方面遇到更大的障碍。

C. 教育促进权利

39. 教育促进权利可确定学校教育在形成教育领域之外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权利和性别平等的方式。为了确保教育促进权利，学校教育必须使妇女和女童具备在学校之外的各个领域主张权利，参与社会、经济、政治进程以及担任所有部门的决策职位的技能。⁷¹

⁶⁵ Plan International and others, “Gender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New York, UNICEF, 2021), pp. 3 and 15.

⁶⁶ UNESCO, *When Schools Shut* (Paris, 2021), pp. 42 and 44.

⁶⁷ 同上，pp. 42 and 45。

⁶⁸ 同上，p. 42。

⁶⁹ UNFPA, “Menstruation and human rights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June 2021) (accessed 14 April 2022).

⁷⁰ World Bank Group, *Pivoting to Inclusion: Leveraging Lessons from the COVID-19 Crisis for Learners with Disabilities* (Washington, D.C., 2020), p. 47.

⁷¹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第 17 和 18 段。

40. COVID-19 疫情在社会的性别平等方面造成了重大挫折。疫情期间，妇女的就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年轻妇女的尤其如此。⁷² 失业年轻女性大约是年轻男性的两倍。⁷³ 妇女参与疫情应对行动和复苏的程度也很低。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的一项研究显示，全世界只有 6% 的 COVID-19 工作队实现了性别均等，11% 的工作队中根本没有妇女。⁷⁴

41. COVID-19 疫情表明歧视性的性别规范和成见如何会加剧性别不平等。在抗疫情过程中，人们过度依赖无酬照护照料工作。这表明，在许多国家，社会仍然依赖妇女和女童充当主要照料者，她们的工作被视为理所当然。新的证据显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疫情期间护理责任的增加限制了妇女对劳动力队伍的参与。⁷⁵ 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妇女来说，这一趋势更加明显。⁷⁶

42. 为了从这些挫折中复苏并进一步推进性别平等，教育可以通过确保教育促进权利，在 COVID-19 的复苏努力中发挥关键作用。教育可以让女童和男童平等掌握参与社会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技能和能力。通过教育实现权利需要教育部门以外的性别平等。

43. 例如，在因疫情而加速向数字化社会急剧转变的形势下，许多国家感到迫切需要让女童掌握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技能，以便为她们成年后从事有酬工作做更好的准备。⁷⁷ 这种准备工作不仅需要便利女童接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还需要消除围绕获得技术方面的性别成见，并确保相关行业中促进性别平等的工作环境。⁷⁸

44. 教育在培养女童的能动性和参与能力方面的功能，是教育促进权利因疫情而受到不利影响的另一个方面。许多抗疫举措，包括教育领域的抗疫举措，没有确保儿童包括女童能够自由表达对影响到他们的决定的意见并使这些意见得到考虑。⁷⁹ 此外，学校停课可能降低了女童通过接触社会以及利用同龄人和教师网络来发展积极参与社会所需的社会资本的能力。⁸⁰ 这些缺陷还会对女童发展批判性思维技能以及在与男子平等基础上担任社会高层和决策职位的信心产生不利影响。⁸¹

⁷²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UN-Women), *Beyond COVID-19: a Feminist Plan for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2021), p. 9.

⁷³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An uneven and gender-unequal COVID-19 recovery: update on gender and employment trends 2021” (Geneva, 2021), p. 1.

⁷⁴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and UNDP, *Gender Equalit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2021), p. 15.

⁷⁵ ILO, “An uneven and gender-unequal COVID-19 recovery” (Geneva, 2021), pp. 11–12.

⁷⁶ UN-Women, *Beyond COVID-19* (New York, 2021), p. 36.

⁷⁷ 见智利、科威特、西班牙提交的材料。

⁷⁸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and EQUALS Global Partnership, *Taking Stock: Data and Evidence on Gender Equality in Digital Access, Skills and Leadership*, Araba Sey and Nancy Hafkin, eds. (Macau, 2019).

⁷⁹ 《儿童权利公约》，第 12 条；以及澳大利亚人权律师组织和菲律宾(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⁸⁰ Plan International, “Living under lockdown: girls and COVID-19”, p. 2.

⁸¹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第 81 段(a)分段。

三. 女童尤其可能掉队

45. 残疾女童是在受教育方面最受排斥的群体之一。在疫情之前，全球只有 41.7% 的残疾女童读完小学，而残疾男童和非残疾女童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50.6% 和 52.9%。⁸² 残疾儿童进入中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比例也较低。⁸³

46. 在学校停课期间，残疾女童报告说，在远程学习方面遇到障碍，包括难以获得个人助理或她们在学校本可得到的合理便利，⁸⁴ 以及在使远程学习具有包容性方面作的努力不够。⁸⁵ 此外，学校停课，尤其是就造成错过学前教育机会的停课而言，可能减少了及早发现缺陷以及及时进行干预以在教育中为残疾儿童提供支助的机会。⁸⁶

47. 在学校停课期间和返校后，残疾女童面临的障碍因先前存在的具有歧视性的以及法律、行为、社会上的障碍及其他障碍而加重。这些障碍有：歧视性的与性别和残疾有关的成见；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受教育方面的物质、经济和信息条件缺乏；教师缺乏提供优质包容性教育的技能；确保有尊严的经期卫生管理的设施和支持缺乏。⁸⁷

48. 属于少数群体的儿童、非洲裔儿童和土著儿童面临的教育障碍与其他群体经历的障碍相似，但由于这些群体面临的历史和结构性歧视，这些障碍进一步加重。⁸⁸ 例如，在拉丁美洲，传统领地不成比例地被剥夺卫生设施，增加了土著女童的无酬工作负担，剥夺了她们学习的时间。⁸⁹ 就少数民族或土著儿童以及移民儿童而言，远程学习中缺乏多语言和跨文化教育的适应性给他们的参与带来了额外的障碍。⁹⁰

49. 处于冲突和人道局势中的女童面临疫情的影响，还面临冲突和紧急情况造成的影响。在疫情之前，所有 5 至 17 岁的失学儿童有近三分之一生活在受紧急情况影响的国家。虽然在全球一级，入学率的性别差异正在下降，但在发生冲突的

⁸²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nd the World Bank, *World Report on Disability 2011* (Geneva, WHO, 2011), p. 206.

⁸³ 同上，p. 208。

⁸⁴ UNFPA 等，*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Women and Girls with Disabilities* (2021), p. 27。

⁸⁵ 同上，p. 27; UNESCO, 2021,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educ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distance education”, Policy Brief (Paris, 2021), pp. 7–8.

⁸⁶ 澳大利亚人权律师组织提交的材料第 1.6 和 1.7 段。

⁸⁷ Women Enabled International, “The right to education for women and girls with disabilities”, Fact Sheet (Washington, D.C.).

⁸⁸ 例如，见斯洛伐克国家人权中心提交的材料；以及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Indigenous Peoples in Latin America (Abya Yala): Between Invisibility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Santiago, 2021)。

⁸⁹ ECLAC,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Indigenous Peoples in Latin America (Abya Yala)*.

⁹⁰ 同上，p. 34; and submission from Australian Lawyers for Human Rights。

国家，女童失学的可能性是其他国家的 2.5 倍。⁹¹ 据估计，在学校停课期间，78%的学龄难民学生学习机会有限或根本没有学习机会。⁹²

50. 在受危机影响的环境中，COVID-19 疫情对女童受教育机会的负面影响似乎与冲突的负面影响结合在一起，这些影响有：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盛行、国家机构崩溃、对学校的袭击和贫困，以及有害的生存策略，包括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性剥削和女童辍学以及限制流动等。⁹³ 因性暴力出生的儿童在接受教育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包括缺乏法定身份、污名和在母亲被驱逐出社区后缺乏支持网络等。⁹⁴

四 疫情背景下在保护女童受教育权方面作出的努力和面临的挑战

A. 国家

51. 在 COVID-19 疫情开始时，多数国家都出台了通过远程学习提供教育的政策，包括在线、低技术和非技术措施。⁹⁵ 一些国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方案措施，以满足包括残疾儿童、⁹⁶ 难民儿童、⁹⁷ 少数民族儿童、⁹⁸ 农村地区儿童、⁹⁹ 怀孕女童¹⁰⁰ 以及辍学或很少接触正规教育的儿童在内的边缘化学生群体的需求。¹⁰¹ 一些国家就疫情对教育，¹⁰² 包括对女童的影响¹⁰³ 进行了研究。各国还采取措施防止学生感染 COVID-19 病毒，¹⁰⁴ 处理学生的健康和福祉问题，并提供保护免受暴力侵害。¹⁰⁵

⁹¹ UNICEF, “A future stolen: young and out of school” (New York, 2018), pp. 4–5.

⁹²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Connected education for refugees: addressing the digital divide” (2021), p. 5.

⁹³ 见 Plan International, “Listen to us”, (Surrey, United Kingdom, 2021); and submission from Philippine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⁹⁴ [S/2022/77](#).

⁹⁵ UNESCO 等, *What's Next?: Lessons on Education Recovery: Findings from a Survey of Ministries of Education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Paris and other locations, UNESCO, UNICEF, the World Bank and OECD, 2021); 以及澳大利亚、巴林、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肯尼亚(教育部)、科威特、马耳他、墨西哥、摩洛哥、秘鲁、阿曼、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土耳其(教育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交的材料。

⁹⁶ 肯尼亚、马耳他、墨西哥、摩洛哥、阿曼、俄罗斯联邦、土耳其(教育部)提交的材料。

⁹⁷ 土耳其(教育部)提交的材料。

⁹⁸ 斯洛伐克国家人权中心提交的材料。

⁹⁹ 肯尼亚、摩洛哥、秘鲁、土耳其(教育部)提交的材料。

¹⁰⁰ 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墨西哥提交的材料。

¹⁰¹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提交的材料。

¹⁰² 墨西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交的材料。

¹⁰³ 摩洛哥提交的材料。

¹⁰⁴ 澳大利亚、巴林、古巴、危地马拉、肯尼亚(教育部)、科威特、墨西哥、摩洛哥、阿曼提交的材料。

¹⁰⁵ 智利、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肯尼亚(教育部)、马耳他、墨西哥、秘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交的材料。

52. 司法机构也发挥了作用。例如，在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监察员要求地方政府保障无法通过虚拟平台继续学习的儿童的受教育权利的案件中，地方法院命令地方政府向所有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学生免费发放一台电脑设备。此外，法院下令在该市所有非正规住区安装免费无线连接，并提供一个带有数据线的移动设备，让每个有上小学的子女的家庭都能上网。¹⁰⁶

53. 然而，教育部门的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无视性别差异，缺乏按性别分列的数据。所采取的措施大多没有基于性别分析，也很少纳入包容性教育。¹⁰⁷ 截至2021年4月，116个国家中只有54个报告采取了一项或多项措施，专门支持疫情期间的女童教育，¹⁰⁸ 包括提供财政支持、¹⁰⁹ 基础设施和补贴设备、¹¹⁰ 量身定制的学习材料和灵活的学习平台。¹¹¹ 与此同时，在 COVID-19 疫情爆发后，65%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以及33%的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教育预算减少。¹¹²

B. 联合国人权机制¹¹³

54. 自2021年以来，¹¹⁴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关于会员国提交的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就有步骤、有计划地将妇女权利和性别观点纳入 COVID-19 复苏工作提出了建议。¹¹⁵ 此外，委员会的所有结论性意见都包含关于妇女和女童的受教育权的全面建议；尽管这些建议可能没有明确提到疫情，但它们有系统地涉及女童在受教育权方面面临的障碍和挑战，包括在疫情期间在这方面面临的障碍和挑战。委员会还就如何处理阻碍女童享有受教育权的根本原因——基于性别的暴力，歧视性成见，有害习俗，家务和照料责任负担过重以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受到限制等——提出了具体建议。

55.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关于会员国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设置了一个关于 COVID-19 对受教育权影响的标准经常性标题，¹¹⁶ 而且还在受教育权

¹⁰⁶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提交的材料。

¹⁰⁷ UNESCO, *When Schools Shut* (Paris, 2021), p. 53.

¹⁰⁸ UNESCO and others, *What's Next?* (Paris and other locations, UNESCO, UNICEF, the World Bank and OECD, 2021), p. 25.

¹⁰⁹ 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肯尼亚(教育部)、土耳其(教育部)提交的材料。

¹¹⁰ 智利、萨尔瓦多、马耳他、摩洛哥、西班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交的材料。

¹¹¹ UNESCO, UNICEF, *What's Next?* (Paris and other locations, UNESCO, UNICEF, the World Bank and OECD, 2021).

¹¹² World Bank Group and UNESCO, "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 education finance watch 2021" (2021), p. 8.

¹¹³ 第四部分 B 节所载分析涵盖联合国人权机制截至 2022 年 3 月底发布的指导意见和建议。

¹¹⁴ 由于疫情造成的干扰，委员会将原定在 2020 年的第七十六届和第七十七届会议上进行的对缔约国报告的审议推迟到 2021 年进行。

¹¹⁵ CEDAW/C/LBN/CO/6; CEDAW/C/PAN/CO/8; CEDAW/C/UGA/CO/8-9; CEDAW/C/ECU/CO/10; CEDAW/C/IDN/CO/8; CEDAW/C/ZAF/CO/5; 以及 CEDAW/C/SWE/CO/10.

¹¹⁶ E/C.12/BOL/CO/3 和 E/C.12/AZE/CO/4.

这一总标题之下述及疫情的影响。¹¹⁷ 儿童权利委员会建议各国处理 COVID-19 危机在居家上课期间造成的不平等。¹¹⁸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就疫情背景下的教育问题提出了几项建议。¹¹⁹

56. 还通过普遍定期审议进程，就如何应对疫情对教育的不利影响提出了建议。¹²⁰ 尽管这些建议很少具体提到女童，但它们与应对疫情期间特定国家情形中女童在享有受教育权方面面临的挑战有关。

57. 2020 年，受教育权利特别报告员发布了一份分析 COVID-19 疫情对受教育权的影响的专题报告。¹²¹ 该报告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据以评估教育系统为防止受教育权享有情况恶化而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否充分。特别报告员建议透彻评估各地在危机期间致使在享有受教育权方面的歧视加剧的动态关系。

58. 联合国人权机制发布的关于受教育权的分析可以更加注重性别问题。各国、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交按性别分列的教育数据，将使联合国人权机制能够对其监测工作进行更严格的性别分析，并制定更多促进性别平等的指南。

五. 结论和建议

59. COVID-19 疫情引发了一场全球学习危机，这场危机有可能逆转几十年来的进步。¹²² 尽管政府、学校和教师为继续提供教育做出了不懈努力，但在享有受教育权方面先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已经加剧。抗疫举措往往侧重加快扩大远程教育规模，而未能保障受教育机会和教育成果的平等。

60. 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及其他类别分列的数据的缺乏，会妨碍对教育对女童和男童——特别是面临交叉形式歧视的女童和男童——产生的不同影响的评估，还会妨碍对排斥的趋势和模式的监测以及处理根本原因的有效对策的拟定。然而，新出现的数据表明，面临结构性不平等的儿童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而面临多重和交叉形式歧视的女童很可能落在最后面。

61. 本报告侧重 COVID-19 疫情对女生的影响。不过，正如受教育权利特别报告员所强调的，为了保证所有女童和男童充分和可持续地享有受教育权，需要对整个教育系统及其可持续性进行更全面的分析。¹²³

¹¹⁷ [E/C.12/BLR/CO/7](#); [E/C.12/BIH/CO/3](#); 以及 [E/C.12/KWT/CO/3](#)。

¹¹⁸ [CRC/C/CZE/CO/5-6](#); [CRC/C/SWZ/CO/2-4](#); [CRC/C/LUX/CO/5-6](#); 以及 [CRC/C/MDG/CO/5-6](#)。

¹¹⁹ [CRPD/C/FRA/CO/1](#) 和 [CRPD/C/EST/CO/1](#)。

¹²⁰ [A/HRC/48/7](#) (第 137.248 段，保加利亚对爱沙尼亚提出的建议); [A/HRC/47/10](#) (第 159.181 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尼泊尔提出的建议); [A/HRC/46/17](#) (第 148.208 段，新加坡对利比亚提出的建议); 以及 [A/HRC/46/11](#) (第 84.94 段，古巴对安道尔提出的建议)。

¹²¹ [A/HRC/44/39](#)。

¹²² 人权理事会第 47/5 号决议。

¹²³ [A/HRC/44/39](#)。

62. 在本报告所载分析基础上，建议各国与教育机构、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和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采取以下行动应对 COVID-19 疫情并从中复苏：¹²⁴

(a) 考虑到学校停课对边缘化学生，特别是属于边缘化群体的女童的相当大的歧视性影响，优先考虑复课和/或不停课；

(b)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 12 条、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儿童发表意见的权利的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以及《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4 条第 3 款和第 33 条第 3 款，确保包括在校和失学女童等在内的各类女童以及由妇女和女童领导的组织参与评估危机对其受教育权的影响，设计应对措施并监测应对措施的执行；

(c) 保护女童的受教育权和其他人权，从而确保女童安全和不受歧视地返校或入学，包括为此：

(一) 推进接受各级优质、包容性教育的权利，包括推进残疾学生和语言和文化上属于少数群体的学生的这项权利；

(二) 保护和促进女童接受学前教育以及负担得起的优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无论其背景和经济社会地位如何；

(三) 消除阻碍已婚、怀孕或有子女的女童上学的法律、政策、做法和污名；

(四) 为所有学校包括偏远或贫困地区的学校充分配备安全和便于残疾人使用的水和卫生设施及卫生产品，包括设法防止感染 COVID-19 病毒，并确保所有女童都能在顾及尊严的前提下进行经期卫生管理；

(五) 消除学校环境中的暴力，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欺凌，并向可能曾经经历或正面临暴力风险的学生提供支助，包括心理社会支助，包括在学校停课期间提供支助；

(六) 加强学校和教师维护学生健康和福祉，包括心理健康、营养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能力，这些方面可能在停课期间或因疫情的社会经济影响而受到影响；

(七) 采取措施，包括投资于补习教育、非正规教育和扫盲教育，以确保在疫情期间辍学或未入学的女童以及在疫情之前已经失学的女童有机会接受教育；

(d) 如学校继续停课或重新完全实行远程教育，或者远程教育成为正规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 确保边缘化和弱势学生，特别是属于这类群体的女童能够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远程学习，同时考虑到性别方面和其他形式的数字鸿沟，确保远程学习方法中的包容性教育，并采取措施减轻现场学校教育功能的缺失，包括交往、娱乐及提供保健、营养和保护服务等缺失；

(二)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 28 条，在需要时提供财政、实物和其他形式的援助，以确保远程教育负担得起，同时考虑到学生和教师承担的隐性成本；

¹²⁴ 本报告所载建议可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每个女童切实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的报告(A/HRC/35/11)所载建议起到补充作用。

(三) 根据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与数字环境有关的儿童权利的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1 年), 保护儿童与数字环境有关的权利, 包括防止在线暴力和剥削, 并尊重他们的隐私权;

(四) 确保远程学习课程包含对所有儿童的全面性教育和人权教育, 包括在各级教育中开展关于妇女人权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适合年龄的教育;

(e) 通过加强按性别、年龄、残疾、¹²⁵ 收入、种族、族裔、移民身份、地理位置和其他特征分列的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工作, 紧急填补数据空白, 以便评估和监测疫情对受教育权方面的不平等和歧视的影响;

(f) 密切监测学校停课和在线远程教育对教育的影响, 包括性别影响, 以及 COVID-19 疫情在校外造成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 以处理日益加剧的教育不平等状况;

(g) 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近期、中期和长期教育工作, 以便从 COVID-19 疫情中复苏, 并建设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在这方面:

(一) 关注女童和男童的权利以及他们的不同需求和经历, 优先保护落在最后面的人的权利;

(二) 按照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建议(2017 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受教育权的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1999 年)、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教育目的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2001 年)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 不仅处理受教育权问题, 而且还处理教育中的权利和教育促进权利问题;

(三) 严格审查教育系统中先前存在的不平等和歧视的影响, 并处理造成不平等和歧视的根源。在这方面积极利用联合国人权机制发布的建议和指导;

(四) 修改和编制不具陈规定型观念色彩的教育课程、教科书和教材, 包括远程教育课程、教科书和教材, 以消除歧视性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

(五) 确保妇女在教育系统决策职位中的平等代表性, 并保护教师和教育人员的权利;

(h) 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 最大限度地调动现有资源, 包括采用累进税和开展国际合作, 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增加教育投资特别是免费、优质和包容性公共教育投资;

(i) 不采取可能对享有受教育权产生倒退性影响的紧缩措施;

(j) 紧急处理损害所有儿童, 包括冲突和人道主义局势中的儿童, 尤其是面临基于残疾、种族或族裔、土著身份、移民身份、性取向、性别认同或性别特征的交叉形式歧视的儿童受教育权的歧视;

¹²⁵ 关于按照人权原则收集与残疾人权利相关的数据的指南, 载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三十一条之下的统计和数据收集的报告(A/HRC/49/60)。

(k) 考虑到受教育权与其他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存性，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促进性别平等的变革措施纳入超出教育部门的更广泛的疫情复苏努力，以确保对女童教育的投资能使女童获得有报酬的生计并平等参与社会，包括为此：

- (一) 消除生活所有领域中的歧视性性别成见；
- (二) 弥合基于性别和其他原因的数字鸿沟；
- (三) 促进男女平等分担家务和家庭责任，并投资于公共照料服务；
- (四) 消除职业中的横向和纵向性别隔离，保护妇女的工作权和她们在工作中的权利；
- (五) 消除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的性别歧视，包括获得资金和生产性资源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性别歧视；
- (六) 消除家庭中的性别歧视，包括为此废除民法和家庭法中的歧视性条款；
- (七) 促进妇女和女童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决策中的领导地位和参与，包括采取临时特别措施；
- (八) 消除家庭和社区、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现象，包括有害做法；

(l) 与条约机构、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普遍定期审议进程等联合国人权机制以及区域人权机制积极合作，以监测受教育权的落实情况，并在筹划恢复工作时积极落实这些机制提出的建议和指导意见。